

「琴心儒商」姚桂林

從專業劇團的京胡琴師到知名企業家，再到全國著名琴票，山東省政協委員姚桂林一生行走在藝術家和企業家兩個角色之間。他說自己無論闖蕩社會、創辦企業，都得益京胡良多。以鑽研藝術的韌性打拚事業，用藝術之心管理企業，用真誠回饋社會。姚桂林履行了作為一位政協委員的職責，也成為了一位「琴心儒商」。

香港文匯報·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于永傑 實習記者尤丹丹 臨清報道

姚桂林的家鄉山東臨清是大運河畔的千年古縣，運河的繁榮也給這裡帶來了深厚的文化積澱。這裡是中國京劇藝術之鄉，受父親影響，姚桂林從小就對京胡演奏感興趣，但是只識得「工尺譜」的父親無法教他具體的演奏，他便按照伴奏樂譜自學演奏，從姿勢、技巧上模仿專業演奏者，練得有模有樣。

京胡轉變人生

上世紀70年代的一年暑期，同村一位在外教書的老師回村後聽到姚桂林的演奏大



姚桂林在演奏中。 本報臨清傳真

為驚訝，就推薦他進入河北省邢台鐵路文工團，沒想到他竟然順利考入，還擔任了文工團樂隊隊長的職務。從一位農民到那個時代備受矚目的「文藝工作者」，姚桂林說這是京胡給他人生帶來的第一次轉變。

進入邢台鐵路文工團之後，他先後在臨清文藝宣傳隊、高唐京劇團、德州市京劇團擔任音樂設計、作曲等職。四年時間裡，本著一腔熱愛，他刻苦不輟地練習京胡演奏，白天在劇團上班，晚上回家練習拉琴，在演奏技藝和藝術視野上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和擴展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相繼拜在專業京胡演奏老師的門下，不但有王仁武、史竟存等省內名家，也有機會向燕守平、尤繼舜等國家著名京胡演奏藝術家請教。

「哭着離開劇團」

正當姚桂林在自己癡迷的京胡藝術中如魚得水時，時代的變遷卻使他的人生走上了藝術之外的另一條路。改革開放後國家實行「包產到戶」的農業政策，分田之後高昂的農資費用都需要家庭自己負擔。這讓他在補貼家用時突然感到捉襟見肘，而妻子一人也無法在照顧三個孩子同時耕作承包地。無奈之下，1983年29歲的姚桂林被迫放棄了職業藝術生涯，離開京劇團，下海經商。他說自己當時是「哭着離開劇團的」。

當時，臨清一帶有很多人從事軸承製

造，憑著鑽研京胡的韌勁，姚桂林跨行加入了「軸承大軍」，而京胡在他創業之初也助益良多。姚桂林回憶當時農資部門是軸承的訂單大戶，有一次在火車上手癢難耐的他，拉了兩段京胡。恰好同車廂兩位乘客也是京劇愛好者，攀談之下大家熟悉了起來。沒想到這兩位正是負責農資採購的，以前去拜訪都難得一見的客戶，因為京胡卻成為了朋友。姚桂林說，京胡成了他的一張名片，並因此認識了很多朋友。甚至有一些客戶聽過姚桂林的京胡演奏後，立刻決定投資合作。

京胡鑄就「儒商」

隨著生意越做越好，1986年初，姚桂林創建了魯西第一家內燃機連桿廠。當時廠裡只有14個人，固定資產加起來也不足十萬元。但他的勤奮和智慧為他帶來了企業的迅速發展，3年的時間他收穫了別人十年才能取得的成就，市書記還親自登門拜訪這位民營企業家。

姚桂林說自己用一顆藝術的心來管理工廠。建廠至今，他每天都會提前十五分鐘站在公司門口迎接上班員工，這已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。工作之餘，他也常帶著琴到車間去和工人聯歡。如今他創辦的山東魯聯機械製造有限公司，已經可以給沃爾沃、濰柴等大企業供貨。佔地200畝的「山東魯聯集團」新廠區，也即將在臨清工業園區建成投入使用。



山東省政協委員姚桂林。 記者于永傑攝

「孩子是京劇發展的明天」

自1983年下海經商，姚桂林就沒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京胡當中。1999年他偶然參加了一次業餘京胡比賽，專業評委的連連稱讚和當地票友的推崇讓他重新拾起京胡。隨著事業發展穩定，他也有機會到全國各地走訪京劇名家和京胡演奏名家，多次積極參與全國及各省、地、市京劇票友匯演和比賽，不斷追求藝術的更高境界。

2009年，姚桂林在臨清大劇院舉辦了首場個人京胡演奏會。對於一個票友來說，能舉辦一場如此宏大的京胡獨奏音樂會，在全國亦不多見。來自天津滬魯的京劇名家紛紛登台助演。

最讓姚桂林驚喜的是，著名書法家、京劇藝術家歐陽中石也前來捧場。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演奏會，姚桂林共演奏京胡獨奏曲、伴奏曲18首，歐

陽中石先生始終在台下認真地聽他的演奏。對於非專業的琴票來說，要面對各個行當、各個流派的演唱者，這要求琴師的戲路寬、旁納博收。「和很多愛好者注重演奏的過癮不同，我們要求嚴格按照曲譜來。常常一個段子演奏幾十遍，務必要求沒有錯誤存在。」姚桂林說，「京劇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國粹，要代代相傳下去。」

為此，每年姚桂林都要花上十幾萬元舉辦京劇聯誼會，不僅在公司內部，他還聯繫臨清夕陽紅藝術團的票友們共同參與，把國粹帶到社區，帶到學校的課堂裡，讓學生們感受到京劇的魅力。看著越來越多的孩子們接觸並愛上了京劇，姚桂林說：「孩子才是京劇發展的明天，京劇的代代相傳就看他們的了。」



姚桂林在演奏中。 本報臨清傳真

「儒商」的社會責任感

作為一名政協委員，也作為從魯西農村走出的企業家，姚桂林不忘承擔社會責任，多年來在企業安排460多名下崗職工就業。近幾年來，捐款捐物累計達1,800餘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僅汶川大地震就捐款40餘萬元。姚桂林還關愛社會老人，關心支

持老齡事業。近幾年來，他先後為老年公寓、養老院等捐款捐物200餘萬元。每年山東「兩會」期間，姚桂林都會就民營企業發展積極建言獻策，提出了《分析中小型企業融資難及其解決策略》、《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建議》等多項提案。



姚桂林參加山東省政協會議。 本報臨清傳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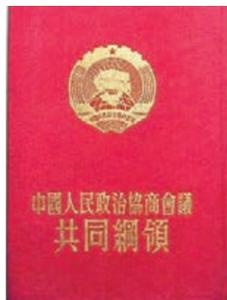
姚桂林與著名京劇演員于魁智（左）、李勝素（右）。 本報臨清傳真

人民政協的「前世今生」

「新民主主義運動的一次總結」



宿正伯 作者宿正伯 本報北京傳真



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》。 資料圖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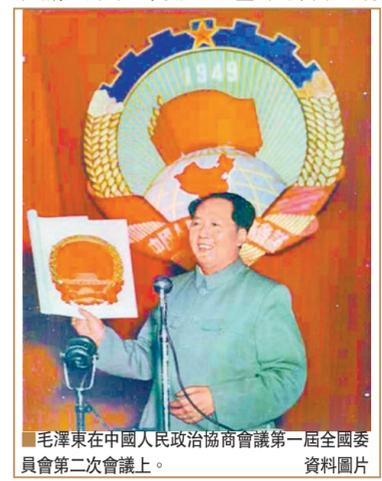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《共同綱領》後舉行閉幕式。 資料圖片

今天，一些關於那個歷史時期的繪畫、文學、展覽、影視作品等，往往較多關注新政協創立新中國時的諸多花絮，譬如國旗競選過程中五星紅旗設計方案由默默無聞到大放異彩，代國歌確定過程中對歌詞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」的爭論，等等。然而，會議那些極其深刻且影響深遠的實質性內容，其實更值得後來人關注。

會議通過的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》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的性質。這是一部新民主主義的建國綱領，是對三十年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結，亦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發展的一個巔峰、一個結晶、一座里程碑。這個綱領確立了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，同時也確立了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聯盟以及與各民主階級的團結；確立了國營經濟、合作社

經濟的重要地位，同時也確定了對個體經濟、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容納與鼓勵；確定了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，也確定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。從《新民主主義論》到《論聯合政府》到《論人民民主專政》，一直到《中國人民政



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。 資料圖片

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》，新民主主義理論指導實踐的線索清晰而明確，一以貫之，因此周恩來說，這次會議「是新民主主義運動的一次總結。」

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全部662名代表中，共產黨員約佔44%，非共產黨員約佔56%。會議選舉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，是一個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聯合政府。在中央人民政府的6個副主席中，有共產黨3人，民主黨派、無黨派3人；56個委員中，有共產黨27人，民主黨派、無黨派29人。這樣一次真正的民主盛會和這樣一個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，直接從組織上總結和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、無黨派民主人士同舟共濟的歷史，也保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與多黨合作的繼續開來。因此我們說，人民政協的誕生，也標註著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組織上的最後形成。

與舊政協相比，新政協有以下顯著區別：首先，與會代表極其全面與廣泛。出席舊政協的有5個方面38名代表，出席新政協的有46個方面662名代表，這固然與新政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緊密相關，但同時也體現出新政協的人民性。

其次，新政協是一次團結的大會。舊政協始終在討價還價的氛圍中舉行，達成任何一項共識都不易，且十分脆弱；而新政協則是在熱烈、喜悅、自豪、興奮的環境中推展，順利達成全部共識。這根本上取決於共同的政治基礎和一致的奮鬥目標，但亦與籌備階段的充分溝通密不可分，這些實踐也開創了人民政治協商「團結、民主、求實、奮進」的鮮明風格，垂範至今。

毋庸置疑，新政協形式上繼承了舊政協多黨協商的格局，內容上繼承了民主聯合政府在組織架構上的諸多考慮，體現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一代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和成熟理念。當然，國共合作、多黨協商自中國共產黨成立起即有不斷深入的實踐，民主聯合政府也首推毛澤東論述最完整、爭取最強烈、踐行最真誠。因此說，新政協沿用了舊政協的名稱，外在和精神上也與舊政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，但就其組織和性質而言，決不是發源於舊政協，而是來自於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實踐，特別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實踐、多黨合作的實踐和民主聯合政府的實踐。當然，新政協還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，留待別章詳論。

連載 32